

山林之旅 ■ 賴宗豪

瀛苑副刊

我們來自於大自然，有一天也將回歸於大自然當中。

九七年的盛夏，終於有機會到南投一遊。住在鹿谷鄉的同學不辭辛苦，花了一個多鐘頭，載著我從斗六火車站，飛奔至鹿谷鄉。也許是興奮過頭了，居然把同學的阿媽叫成伯母，就這樣在飄著茶葉香氣，與有些尷尬的氣氛當中開始了我的南投之旅。

隔日，我們騎著摩托車，往溪頭前去。溪頭位於中台灣的南投山上，是台灣最大的實驗林場，也是國內森林浴的發源地。車行進入蜿蜒的山路，盡是一片又一片的青蔥蒼綠。翠綠的竹，夾道熱情地歡迎我們，到來，以她們多情的手畫腳。葉袖，以她們窸窣窸窣的歌聲，舞著風，和我們比手畫腳。起來。呼吸著香甜清新的空氣，微涼中，這是我第一次感到沾塵而燥熱的心靈。看這美麗的竹林，我想起了一首蘇東坡的詩：「與可畫竹時，見竹不見人。豈獨不見有，誰知此凝神？」這是怎樣一種忘我的境界？

經過大學池，我們輕鬆地走入森林當中。偶爾隨風飄來的葉子，忙著搬運糧食的蟻群，探頭探腦的松鼠，和愛歌唱的鳥兒，都令人發出不斷的驚嘆！往高坡走去，我們的足在一處處可以眺望遠方的崖邊，那裡有一棵四合樹，樹上從樹的全身，我們讀到了歲月痕跡，一些枯枝，一閉著枯黃的葉，但更有嫩綠的新芽不斷從枝頭冒出來。我閉著眼睛想著，這棵樹經過多少的風雨，走過幾回的春夏秋冬，依然無語的站立在那裡，為這過客和這一片他愛的地，

作恆久不變的守護和等待，面對險惡的風雨時，他又是用怎樣勇敢的心去頑強的抵抗，想便令人覺得動容。我們離開的時候，我頻頻回首，就如同老朋友道別一樣不捨，望著他的樹身，漸漸地渺小起來，直到他淹沒於這色彩豐富的樹海裡。

那天晚上，在同學家享受了豐盛的竹筍晚餐後，走在靜謐的山路裡。晚風輕送，除去了煩憂，沒有往事的牽絆，我輕歸了最簡單的身心，只有明月和星光，只有蟲鳴和我輕的腳步聲。我深深的吸一口氣，然後緩緩地吐在空氣當中，我彷彿是一個從外面歸來受傷的小孩，投到大自然母親的懷抱裡，安撫著我，給我新生的力量。

開學之後，我常常回想這一趟難忘的南投之旅，有太多生命驚奇與感動，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裡，在我疲憊痛苦的時候，帶給我的許多清涼美好快樂，當然也非常感謝同學與家人的熱情招待。那片竹林的翠綠，將會是我記憶裡最動人的顏色。